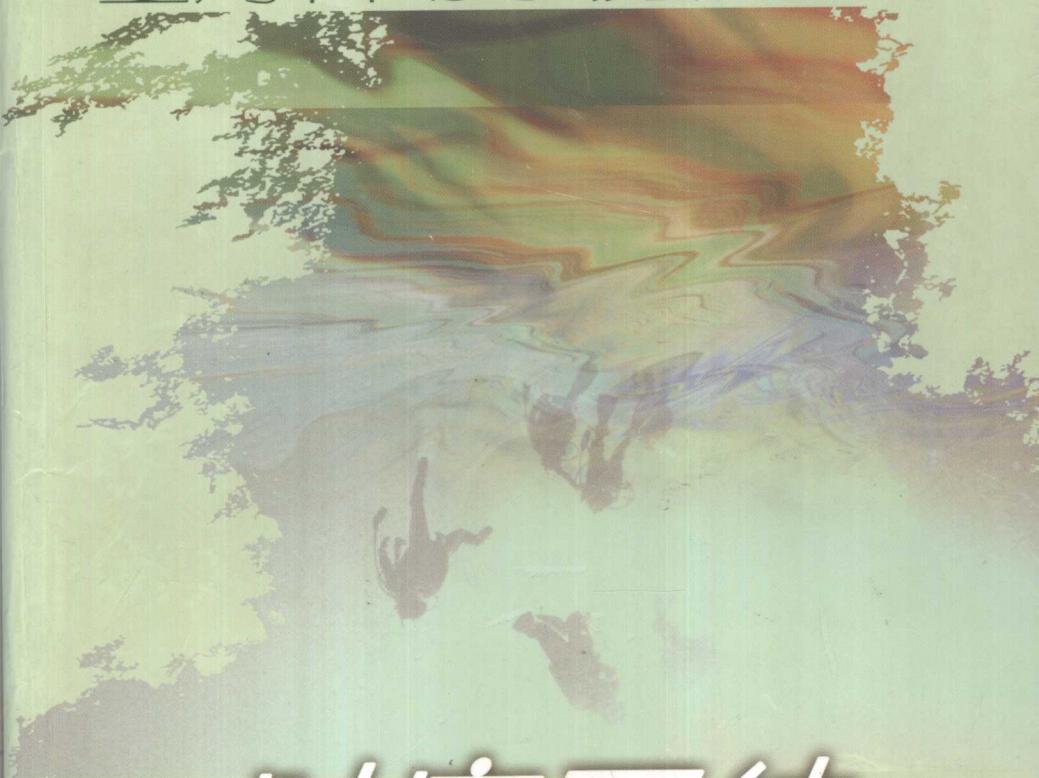


中国当代科幻名作

星河科幻小说精品集



时空死结

星 河 著

ShiKong
SiJie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中国当代科幻名作

时空死结

——星河科幻小说精品集

星 河 著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空死结：星河科幻小说精品集/星河著. —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5. 1
(中国当代科幻名作)
ISBN 7-5427-3040-1

I. 时… II. 星… III. 科学幻想小说—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0078 号

责任编辑 李重民

中国当代科幻名作
时空死结
——星河科幻小说精品集
星 河 著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832 号 邮政编码 200070)
<http://www.pspsh.com>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1.75 插页 1 字数 275000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200

ISBN 7-5427-3040-1/I · 12 定价：20.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联系调换

文明蜕变、精神解困与 星河的青春期心理科幻

吴 岩

把星河称为当代中国作品最丰富、创作风格变化最大、在读者中最有争议的科幻作家，一点也不为过。

自 1992 年发表短篇科幻小说《以柔克刚》开始，星河至今已经创作有《网络游戏联军》、《月海基地》、《海底记忆》、《异域追踪》、《残缺的磁痕》、《太空城》、《走下网络的恐怖脚步》、《寻找记忆》、《展翅逃亡》、《校园超速度》等 10 余部长篇小说，以及多部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的读者对象从低幼读者到普通青年人，从大中小学生到工人农民军人，应有尽有。在早期的盗版光盘中，星河小说的地位仅次于武侠大师金庸的地位。

几乎所有当代主流科幻作家和评论家都对星河的作品有过评论。潘海天在《别无选择——星河作品人物浅析》中指出，星河的主人公与作者之间具有同一性，这个主人公不但具有强烈的价值驱动，而且对自己的思维表示出怀疑性，对未来具有某种恐惧感。严蓬在一篇评论中认为，星河小说中的人物曾经发生过从英雄主义到伤感与无可奈何的转化。

而更多的读者则指出，星河作品中能表现出小人物在工业进步压力下的逆反，虽然明知这种反抗毫无意义。在语言方

面，一些人认为，星河的作品具有强烈的城市文化特色，故事常常发生于校园，用学生的心态描写学生之间的冲突与情感是星河的拿手绝技。此外，星河还特别擅长使用北京俚语。

科幻作家韩松在《想像力宣言》中，曾经用散文与科幻小说交织的独特体裁，详细记述了星河生日那一天北京科幻迷“似真似幻”的集体活动，并试图以此寻求科幻文学在中国当代境遇的某种暗示。

所有这些，都向我们告知，研究星河现象，能将我们走向中国科幻文学的一块辽阔领地。

星河曾尝试过各种工作，但最终确定以科幻创作为其终身职业。星河现在是北京作家协会合同制专业作家，曾两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数次不同级别的《科幻世界》银河奖。他还是其他科普、少儿和报刊各方面大大小小奖项的重要得主。

除了创作，星河也从事一定的科幻研究。由他主编的《中国科幻新生代精品集》对20世纪90年代风行的科幻作家进行了有系统的总结。从2001年起，星河还与王逢振共同为漓江出版社主编“年选大系”《中国年度最佳科幻小说》，该选集在读者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笔者认为，读者和作家对星河作品的关注，不是没有原因的。事实上，星河科幻小说比其他作家覆盖了更加广泛的题材，而且在心理深度上，超过现有多数科幻作家。他的一些作品充满了年轻人所特有的当代性，正是这种对当代性的追求，反而使他的一些作品在读者中争议强烈。褒扬和谩骂，反应各不相同。

笔者则认为，详细区分星河的小说创作，可以大致将他的作品分成两个全然不同的类型：一类是数量庞大、创作上刻苦

努力且“目的鲜明”的作品，我将这类小说称为星河的“主流创作”；另一类则是一些用力不大，随手拈来，但却风味十足的“另类创作”。

主流创作：从对内争吵到对外质疑

阅读星河的“主流科幻小说”，读者得到的第一个重要感受，是其中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几乎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在一种吵吵嚷嚷的噪音背景下进行的。这种争吵最为突出的，是主人公之间的争吵。这些争吵发生在每个事物的讨论中。作品的主人公之间，几乎在任何一个事情上都无法达成一致。即便他们是恋人，也无法逃避这种争吵。

《决斗在网络》是星河早期最重要的作品。小说描写一对大学生在网络中相识，在网络中对抗，在网络中决斗，最终发现，其实两个人在现实中的状态与网络中极端不同，就连对方的性别也无法分清。

小说虽然写于互联网在中国还鲜为人知的时代（写于1995年春；发表于1996年春），但作者已经设想到一个这样的未来，那就是人类可以像在实体世界的通衢大道上奔跑一样地奔走于网络主干道，而卑鄙的“电脑病毒”和“垃圾邮件”，则从各个道路分支中偷偷溜出，躲藏于“网络立交桥”之下，伺机混入人群，危及网路节点外终端的生命。

《决斗在网络》让中国读者第一次真正通过视觉看到了互联网风行的世界将是一种怎样的模样。许多人表示，他们正是从阅读了星河的《决斗在网络》，才开始真正了解了网络时代，并迷恋上网络世界。小说中所预言的“电脑病毒”、“垃圾邮件”早已成为今日的现实。而视觉化的感官世界，也正

在逐渐走向现实。

《决斗在网络》第一次把星河这位青年作家推上了由《科幻世界》杂志聚光灯照亮的当代科幻文学舞台。人们发现，作家不单单能在某个科技进步方面给读者深刻的体验，更能将这种技术进步所造成时代变化，强烈地返照出来。

首先，小说描写的世界与早期中国科幻文学中那种宏大的、具有强烈目的性的、“走向现代化”的主题不同，主人公仅仅存在于一个被解构了的、无目的的世界中。对于两个大学生来讲，似乎游戏就是他们的生活，为了游戏，他们可以走向决斗。爱情在其中被处理成淡化的、感情味有限的存在。这种处理增加了信息时代对人性的扭曲。

小说的第二个创新点是具有短暂性和速度感，整个故事仅仅发生在不到24小时内。在作者的笔下，情节的深入不单单依靠故事本身，更依靠主人公的思想活动和他们的语言。

第三，《决斗在网络》第一次让读者感受到了星河式科幻小说中那种喋喋不休、喧哗不止、小题大做的人际争吵。这种争吵让人们更加确切地感受到某种生活于信息科技时代的无聊，感受到大叙事崩解之后，青年人的无所适从。

网络科技小说，是星河主流科幻小说中最多的一类作品。在《决斗在网络》发表后的一年当中，他的长篇小说《网络游戏联军》和短篇小说《大脑舞台》也相继发表。两部作品遵循了《决斗在网络》的基本线索，而在技术层面上，作者更加强调在《决斗在网络》中提到的一种将电脑和人脑串联的工具——“CH桥”。

很难说这项“新技术”是星河科幻小说中的一个进步还是倒退。一方面，“CH桥”将网络与人类之间的联系更加具体化，似乎技术的可行性正在增加。但从另一方面讲，由于将

人机连接脱魅化和实体化，也使读者失去了大量想像的天地。即便如此，他所描写的因头盔中脉冲变化造成的人脑损伤，在当时的中国科幻小说中，仍然具有领先意义。

与《决斗在网络》不同的是，《大脑舞台》中人际之间的争吵变得稍有和缓。作者发现，与其让主人公之间争吵，不如让自己与自己争吵。这种自我的争吵，就是小说中所谓的对“工业文明”的争吵。作者对自己定义的工业文明极尽批评之能事，认为这种文明扫灭了“英雄”，消灭了“事实”，带给人“噩梦”。与《决斗在网络》中质问自己是否“残酷”不同的是，《大脑舞台》开始把作者的质问转向身体之外，转向包围在我们周围的社会环境。

星河科幻小说中这种科技文明由高级向低级的转换以及心理活动由外部向内部的转换，第一表明作者在创作方面强大的探索性，表明作者在探索中学习的能力，第二则说明他的确遇到了一些前进中的困难。

笔者认为，星河所遇到的困难主要是，他所定义的“工业文化”与当前的“后工业文化”或“信息文明”之间存在着差距。而他的作品实际上展示了置身于后工业文化的人却持有工业文化信念所导致的精神病态，这是一种从认知到情感的冲突。

在当代，网络时代导致了分权化，所有人都可以分享信息。以掌握信息而掌握权力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减少。而这种权力的崩解联系着后现代主义中所谓的“大叙事的崩解”，人类长期追求的“真善美的失落”（当然，也可能是反之，大叙事崩解造成了权力的分解）。

如果星河的主人公能够清晰地感到这一点，就能够发现，工业文明其实是一个创造英雄的过程。这一过程联系着某种权

力的集中和视线的聚焦。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权力逐渐集中到资本家手中。亨利·福特就是工业时代最大的英雄。同样出于工业的考虑，大量科学家工程师成为人们视线的焦点，没有人怀疑爱迪生、爱因斯坦、布劳恩或钱学森的英雄地位。这样，当《大脑舞台》试图去更加深入地解释作者所感受到的思想对立，将评判的目光投向工业文明的时候，已经犯下了重大的错误。但由于《大脑舞台》中的技术场景已经从后工业文明蜕变到工业文明，又使作者的批判具有了一定的针对性。

星河是一位敏感的作家。他抓住工业文明的一系列问题，决定将主要打击力量放在工业文明上面。而“CH 桥”的成功，又让他感到，更大程度地回到工业化时代，而不是留存于信息化的后工业时代，对他的批评更加具有有效性。于是，他的作品很快转向具有十足工业意味的天气控制、垃圾处理、建筑、交通运输等主题。在这些小说中，作者更加贴近工业时代的一系列科技主题，希望更多讨论作者所想像的那种“人性的失落”。

遵循着马克思和列宁对工业时代技术变革所带去的人性损失的深刻批判，星河用自己的小说构造了这种工业时代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赞叹天气控制、垃圾处理、南水北调、开发西部这样的壮举；另一方面，他强烈关注卷入这其中的人的命运。

然而，读者逐渐发现，星河的这种转变并未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可以提供出《决斗在网络》那样的优秀作品。他对现代化过程的描述与分析既表面化，又缺乏趣味。他的新小说的语言，也缺乏文学修饰。所有这些都向我们暗示，他所进行的文明蜕变并不适合于他的本人。他是一个生存于“信息文明”或“后工业时代”的作者，他所熟悉的大学生活、都市生活

无法贴上“西部开发工程”或者“南水北调工程”这样工业文明的标签。更重要的是，他小说中基于大学生原型所发展起来的“工农兵人物”不够丰满，虽然作者告诉读者每个人的名字，但这些人常常只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跟周围所有的人展开着一场永无终结的无聊的争吵。

我个人认为，星河对自己的主流科幻小说的创作是相当用心的。他不断清理思想误区，试图将作品的能指与所指相互适应。星河写过优秀的儿童科幻小说《冰孩》、《网络游戏联军》，写过优秀的青年科幻小说《决斗在网络》，他还是获奖科普卡通《科学史探险》的脚本作者。无论从文学上还是从科学上，星河都具有当代许多科幻作家所不具备的强大实力。他作品中所出现的这些现象，应该引导我们寻找更为深层的心理和创作原因。

在进入到星河科幻小说创作的心理背景之前，我们先看看他的另类科幻小说。

另类创作：想像力的嘉年华会

在星河主流科幻创作之外，有一系列另类创作。这些作品题材通常离现实相当遥远，不但如此，作家在处理这类作品时，还显现出一种全身心的自由状态。

《时空死结》写于1992年，这是一部《彼德·潘》式的小说。故事描写一个永远对童年记忆无法忘怀的成年人如何让自己的行为返老还童，同时按下电梯中上行下行两个不同的按钮。结果，在百万分之一秒内，整部电梯发生了时空滑移，进入了一个时间的死结。在这个“死结地带”，恐龙与人类共存，生物被时间切割成不同的形状。小说将时间与空间、人与

鬼、现实与灵异相互融合。

与星河的多数主流科幻作品不同，《时空死结》的构思远远超越现实，超越“工业”或“后工业”。此外，小说的言语简洁流畅。在这种流畅之中，梦幻与现实一气呵成，共为一体。

创作于2001年的《烽火台》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小说为纪念A. C. 克拉克的史诗《2001：太空奥德赛》之年代的到达而做，并与克拉克惯常的做法一样，将宇宙创生、智慧、神、人、电脑做为主题。无论语言还是构思，小说都模拟克拉克风格。这是一个相当轻松、却相当成功的模拟。作者好像毫不费力就写出了如此具有冷峻风格的小说。宇宙、机器人和全人类是小说中真正的主人公。对于不太了解科学的读者，可能会对《烽火台》感到陌生，感到接受中存在着距离。但无人会否认，《烽火台》所传达了一种连贯的、金属质感的风味。

这些另类科幻小说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与主流科幻小说完全不同的世界。8作者对这一世界的描绘，好像发自一个毫无阻拦的想像力的源泉。流畅的文笔，丰饶的景象，散发于小说中的那种来自宇宙和时间深处的灵异气味，使浸淫其中的读者获得良多的享受。

一个相当重要的现象是，在这种另类科幻小说中，星河作品中常常出现的那种喧哗、躁动、争吵完全没有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平静的星河，一个摆脱了精神困扰的星河。

然而，星河的另类科幻小说的数量是如此之少，使我们不得不认为，这种类型的作品在作者的整个创作生涯中，仅仅是一年一度的“嘉年华会”或“课间休息”。它们轻松、瑰丽，令人难以忘怀。这些作品的存在，表明了作家在视觉想像力方面的潜能，更反衬出作家所渴望的那种没有困扰、消除了烦躁

的宁静状态。但它也暗示着：如同排球赛场上的“暂停”一样，一旦比赛重新开始，星河将回到他的那种主流创作状态之中。

那么，到底是什么困扰着星河，导致他的科幻小说中的喧嚣、起伏和变化呢？

人格心理分析与青春期心理科幻

两类不同的科幻小说，昭示着作者至少存在着两类不同的个性。在内心的深处，作家的想像力希望超越围栏，心灵渴望在自由的阳光下徜徉。但是，这样的时刻在作者的生活中少而又少。在更多的时候，他是“装载套子里的人”，依存于外周，依存于体制，依存于各种清规戒律。

采用这种人格心理分析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地确诊星河的主流科幻小说中，那种永远不停的争吵。事实上，这种争吵不外乎是分裂人格中两个不同侧面之间的争吵，是小说《化身博士》中杰基尔和海德的争吵。在一些作品中，作者干脆把自己的姓名（郭威）、笔名（星河）分送给两个对立的人物。与斯蒂文森不同，星河小说中的两个侧面，不具有道德上的对立性，他们不是善恶的化身，仅仅是两个同样被困的、同样失去了想像力自由、同样被后工业时代异化了的青年人格之间的争吵。

人格分裂也可以用于诊断星河小说中对所谓工业文明或后工业文明的那种愤怒。读者可能感到，这种愤怒在很多作品中好像没有坚实的基础，显得做作，显得过分极端化。笔者认为，如果考虑到青年期那种企望脱离传统、脱离控制的心态，考虑到那种希望尽早标新立异、受到广泛认可的焦虑，这种对

工业文明的控诉便比较容易理解，他们与真正的社会状况无关，仅仅是青年人内心感到压力后的行为反应。

为了强化压抑与反抗，作者还在最新的一系列作品中塑造了与社会对立的“极端环保分子”。这个社群的存在，本身也令人狐疑。至少从作家所给出的描写上，我们看不到他们的社会背景、看不到当前的精细的组织现状，更看不到群体的复杂发展过程。小说中的这些人其实只是一些标签，他们代表“反抗”，仅此而已。《潮啸如枪》中老人与青年、旧方法与新方法之间的直接冲突，也是这种对抗的反映。

当外界压力强烈到无法抵抗的时候，除了人物的分裂自身，另一种心理表现就是退缩到一个封闭化的小天地之中。在星河科幻小说中，封闭的符码比比皆是，不是故事发生在小岛（《小岛世界的结局》），就是主人公“离群”（《离群索居》）或坠入“死结”（《时空死结》）。有趣的是，一旦进入到这种终极世界，作者的体验便会重新真实起来。

10

压力感受、争吵、愤怒、反抗或退缩，这就是当前后工业时代青年心理的真实写照。而作家本身在自由与压抑、传统与现实之间的摇摆，导致了作品在主流与另类之间的摆动，导致了小说在传统与现实之间的摆动。

就在上述青春期心理充分表达的同时，星河的小说中仍然存在着对早已逝去的人类情感的渴望。在《太空抢险》和《永恒的生命》中，我们重新感受到了那种脱离开后工业愤懑的真正感情。就像重新看到了早已消失的地平线，主人公抓住这样的感情死死不放，演绎出时代错位的悲喜剧。星河还是当代科幻作家中勇于表达性心理的一个。他的小说《经典因果》直面性别差异的悲剧性，并将这种悲剧放大到生死关头。而《藕荷色的蒲公英》则是当今中国科幻作家中少有的、直接揭

露孤独状况下男性性幻想与性体验的小说。

笔者认为，在中国科幻文学领域中，星河是以强烈表达青年期心理活动和个性心理特征为特色的作家。他那种想像力的原发性和对当代都市青年个体生活的体验，导致了一系列独特的科幻文学构造方式。而这种构造的中心，就是将现代社会生活进行解构，探查其中的人格分解。在他所解构的世界中，宏伟的“工业文明”表面上金碧辉煌，但内部却缺乏装修，缺乏基本情感。生活于这样的世界，人将处于强烈的紧张之中。于是，一些人假装正经，把自己装在体制的套子里；而另一些人则干脆爆发出精神症状，不断地重复、争吵、叫嚣。在这样的时代中，爱情永远是短暂的。就像星河的另类科幻文学永远是简短的一样，它们稍纵即逝。随后，你必须回到信息时代的现实，回到人与人之间减少了直接面对的、交往能力极端短缺的、误解丛生的现实。

以上主要分析了星河主流科幻小说中出现的一些基本现象。笔者认为，从文学背景上看，星河是中国科幻作家中深受斯蒂文森、陀斯妥也夫斯基、卡夫卡和村上春树创作理念影响的作家。他擅长青春期精神分裂状态的人格描写。作为一个作家，星河具有杰出的想像力和文本构筑能力。这种能力从那些少有的“另类科幻小说”中很容易被读到。在那些他暂时忘记自我对立、自我与外界对立的状态下，星河为我们呈现出一个深远的想像的世界。而他的“主流科幻小说”，则投射出这种“潜在想像力”受到个人成长过程中社会传统、外界环境的阻碍后所产生的心理与行为变化。

星河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作家，他无时无刻地改换自己的作品风格。也正是这种种改变，导致了读者对他创作反映的多元

性。笔者认为，当代中国正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和技术变革，已经对青年一代的心理产生了巨大冲击。如何在一种宏大叙事崩解的时代重新整合人类的心灵，是所有关注中国未来命运的人都必须直面的现实。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承认，星河的一系列具有强烈“青春期心理”特色的科幻小说，造就了当代中国科幻文学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吴岩

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2004年11月2日

吴岩：1962年出生，满族。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欧美同学会会员、美国科幻研究会（SFRA）中国籍会员、曾任《科幻世界》特邀副主编。著有《科幻文学概论》等专著，科幻文学作品有《心灵探险》、《生死第六天》、《抽屉里的青春》等，其中12《地球保卫战》获得1997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短篇科幻小说《鼠标垫》为1992年度最佳科幻小说之一。

目 录

文明蜕变、精神解困与星河的青春期心理科幻 吴岩

告诉我你的历史	1
讯问后等待裁决	37
离群索居	53
永恒的生命	68
台前幕后	81
大脑舞台	101
时空死结	116
太空抢险	122
朝圣	129
张扬的间谍	145
决斗在网络	158
去取一条胳膊	190
藕荷色的蒲公英	209
尚未付诸实践	223
十三分之一	238
经典因果	270
潮啸如枪	280
山山水水	305

烽火台 339

卖文称米 星河 355